《血色黄昏》
血色黄昏，硝烟滚滚。

日军56师团长驱直入，已彻底切断滇缅国际通道，进占怒江西岸，在惠通桥沿岸同国军接火，中日双方几十万部队摆开了决战架势。

怒江不保，昆明危在旦夕。

整个大后方已感触到战争的迫近。

距惠通桥不到50公里的泥泞公路上，开来5辆重型卡车。第一辆车上，坐着一个着少校制服的大胡子。两小时前，他接到集团军总部的命令：不惜一切代价，将弹药及食品送上惠通桥南高地。这里，国军耿振华师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，一个师打到不足一个团的兵力了，全体官兵已有4天没进过一口食物，士兵们连枪都端不起来了，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再坚守24小时，不惜一兵一卒。

惠通桥不保，怒江防线必毁于一旦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卡车在公路上疯狂地弹跳着向前冲去。大胡子少校手提一挺轻机枪，两眼血红，作为带队官长，他明白迟到一个小时的后果是什么。

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，第一辆卡车扎进炮弹坑里，熄火了。随后的4辆卡车也被迫停了下来。前面的路面都布满炮弹坑。

押车官兵全部下了车，奔跑着搬石头填炮弹坑，推车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四野里聚来不少饿得皮包骨头的饥民，怯生生地围着卡车转，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车里有白馍！顿时，四野里的饥民打了强心针般振奋起来，呼啦冲上去钻进车厢，抢吃起馒头来！

大胡子少校手提轻机枪冲到被抢的车前，嘴角抽搐着，双眼滴血，一咬牙将机枪用手端起来对准饥民，只听一片哗啦的枪栓声，全体押车官兵持枪围住了饥民。

就在这时，大胡子少校的双眼直直盯着车尾，然后痛苦地闭上了双眼。在车尾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，饿得双眼深陷，浑身瘦骨骇人地撑着肉皮，一双脏兮兮的手抓住馒头，嘴里还咬着一只馒头，遮住了半张瘦脸，双眼惊骇而哀怜地望着大胡子少校。

大胡子少校浑身颤栗着，两幅画面在眼前交替晃过：一边，是饿着肚子同鬼子拼命的国军弟兄；一边，是手无寸铁饿得只剩一口气的小女孩！他丢下机枪，面对饥民们跪了下去，一拳砸在头上：“乡亲们哪，前边守怒江的弟兄们已经4天没有吃饭了，他们空着肚子在和鬼子拼刺刀啊！你们......”

四野霎时一片寂静，所有人如石雕一般。

小女孩怯生生地挪到大胡子少校面前，将手里的馒头递到大胡子少校手上，然后取下嘴里的馒头也递上去：“叔叔，我不知道这些馍馍是送到前边去的，这个馍馍我咬了一口，请他们别嫌弃，请他们吃饱了多杀鬼子......好吗？”

大胡子一下抱起小女孩，只一个劲点头。他将脸贴着小女孩的脸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女孩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我叫尤小翠。”

大胡子颤声说道：“好妹妹，等我们打败了鬼子，我一定要让你吃上白馍，一定让你吃饱好吗？”

小女孩吃力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稚气的笑。

所有的饥民们此时都将抓在手里的馒头默默地送回了车上。然后用最后一点力气抱起一块块填弹坑的石头......

车队终于怒吼着向怒江方向冲去......

一周后，大胡子少校和耿振华师长来到陷车的地方，大胡子少校手里提着一小袋馒头，耿师长手里也有一个馒头，一个发黄的有一个缺口的白馍。他们找一个叫尤小翠的小女孩。

一个老大娘将他们引到一座新的小坟包面前，老大娘说：“她家7口人，她是最后一个死去的，她在3天前饿死了！”

大胡子少校和耿师长咚地跪在新坟前。

凄厉的枪声伴了一声嚎叫：“小翠妹，所有的中国军人会为你报仇！——小日本，中国人是不会死绝的！”

34年后，一位国军起义将军临死前拿出一个有个缺口且发黄的干馒头，说：把这馒头的故事......讲给......小青年们......听。